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

起昭陽大荒落盡
旃蒙協洽凡三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亥總兵官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先是如松師次肅甯館倭渠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於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易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

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官軍稍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鈎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相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竝發烟焰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行長渡

大同江遁

攷異明史稱克平壤在正月癸亥明史書之明史李如松傳言正月四日行次

肅甯館六日次平壤明旦直抵城下是夜克之故大事記紀事本末諸書皆云正月四日次肅甯六日抵平壤八日克之蓋明史三大征日月最詳故諸書及明史皆據原奏月日推歷是月丙辰朔史稿書之癸亥者是也

若甲戌乃復開城日分傳中以爲十九日者本紀不具
故牽連並記耳且本紀倒書甲戌于辛未之前恐仍是
癸亥二字之誤今據史稿仍分書之辛未王錫爵還朝申時行許國王

家屏相繼去位乃趣召錫爵至是復入閣遂爲首輔

甲戌李如松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所失之黃

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之辛巳詔封皇長子及

皇三子皇五子爲王錫爵至京師召見卽密請建儲以

踐大信上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適子令元子與

二弟且竝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

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

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

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上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
于是舉朝大譁光祿丞朱維京首上疏謂陛下預計將
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然陛下
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手詔咨之錫爵錫爵縱
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之請如其不
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
之辱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奉行惟恐或後彼楊素
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
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給事中王如堅疏言陛下雖
怒羣臣激聒更定冊立之期然未嘗遽寢其事今已屆

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適嗣臣謂陛下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甯有待嫡之議與潞王竝封之詔耶況宮闈之內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耳疏入上怒甚命與維京皆戍極邊錫爵論救始斥爲民未幾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亦斥爲民于是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禮部主事顧允成張納陞郎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工部主事岳元聲吏

科都給事中史孟麟禮科給事中張貞觀國子助教薛敷教等先後疏諫憲成復貽書錫爵反復辨論孟麟作或問別白尤力一日孟麟孔兼又偕禮部尙書羅萬化等詣錫爵邸力爭元聲允成等又偕六部同官李啟美晉鳳儀鍾化民項德楨等遮錫爵于朝面折之錫爵懼乃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上不從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上亦迫于公議悔之

攷異據明史王錫爵傳但載與錫爵力爭之史孟麟岳元聲等其他但言廷臣諫者章日敷上而已稽之列傳並封詔下首論者爲朱維京王如堅而自顧憲成以下皆據明史諸傳增入官階姓名

壬午李

如松進攻王京敗績時如松謀攻咸鏡道而據咸鏡之

倭酋清正聞開城失遁還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頗據
天險而官軍連勝有輕敵心是日再進師朝鮮人以賊
奔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
里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會天
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而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
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官軍乃退駐開城 是月召辛
自修爲工部尙書以曾同亨致仕去也同亨以京營之
譟乞歸不得去年七月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求去
乃以十二月得請歸自修聞召未任而卒

攷異據明史
七卿表自修

正月任工部尙書未幾卒溫純以四月代據此則自修
以正月任四月卒而證之本傳則未任而卒蓋起自修

于家及四月以卒告始
起過純代之今據本傳

二月辛卯詔寢竝封之命時

王錫爵頗于朝議戶部主事王就學其門人也偕同年

生錢允元往視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

與就學語相類錫爵復力言之乃得寢甲寅發帑金

二十萬敕勞東征將士是月旣望諜報倭以二十萬

入寇李如松令諸軍分布要害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

將平秀嘉據龍山積倉粟數十萬如松遣參將查大受

募死士焚之倭遂乏食夏四月壬寅倭棄王京遁李

如松旣敗衄氣大索宋應昌亦欲暫休師會倭以糧盡

去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爲

營官軍不敢擊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

預異明史李如松傳

倭以四月十八日奔王京遁是月乙酉朔壬寅

即四月十八日也明史作癸卯今從史稿日分 是月

召南京吏部尙書溫純爲工部尙書

五月倭退據滄

山時四川參將劉綎率兵五千赴援朝鮮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奔王京遁綎趨尙州烏嶺嶺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線倭拒險諸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間道踰魏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滄山浦綎及承訓等進屯大邱忠州以全羅水兵布滄山海口朝鮮畧定 是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堠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聞于是邳城陷水中高竇諸湖堤決口無算先

是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河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
邳之溢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
會官集議未定而水作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
錄囚減釋輕繫如南京例刑部奏犯法愚民何處不有
而寬民亦何處不有請于巡按每歲審錄外再立澄清
固圉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
和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
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卽審省會之囚
守巡道有分土卽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
州縣爲諸囚累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照舊監候

其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許各詳撫按
撫按會疏以請疏期勿過夏月罪輕徑自發落重罪聽
部覆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庶天下郡縣無一不結
之囚從之 癸卯沈惟敬歸自滄山同倭使小西飛來
請款尋復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
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甯屯咸陽劉綎屯陝川扼之倭
果分犯諸將竝有斬獲 秋七月倭自滄山移西生浦
送王子歸朝鮮癸丑詔撤李如松大軍還止留劉綎及
游擊吳惟忠兵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而尙書石星
一意主款調留兵轉餉非策乃命沈惟敬復入倭趣具

謝表于是竝撤惟忠兵止留緹兵防守 乙卯彗星見
東井敕羣臣修省 乙亥彗逆行入紫微垣犯華蓋星
大學士王錫爵密奏臣連夜仰觀乾象見彗星已入紫
微垣臣聞古帝王禳彗之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
一切以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宮則其
咎乃在君身必非區區用入行政之間所能消弭竊謂
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臣以爲方今禳彗
之第一義無過早行冊立之典 攷異是月癸丑朔乙卯
初三日乙亥二十三日
皆見三編目
中據書之 是月吏部尙書孫鑰罷初張居正當國
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尙書稍自振飭至

繼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
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繼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
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繼與考功郎中趙南星
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繼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
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
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
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
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繼議留漕
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
秩繼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

掌察上疏爲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
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
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論救
而陳泰來言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
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
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
習孔教輩竝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
王國光雅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
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
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

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尙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積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詔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鑷割涇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尙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

自孫鑣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
劉希孟謝廷采而掃地盡矣尙書宋縯稍欲振之卒爲
故輔申時行齟齬以死尙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
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
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
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
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
疏入上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上怒盡斥
南星瀄熙于廷黃爲民鑑乃上疏請賜骸骨不允遂杜
門稱疾疏累上猶溫旨慰留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

事以需鑪鑪堅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歸後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鑪之掌考察也文選郎中孟化鯉佐之時內閣權重每銓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託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閣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言官復交章救上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爲民旣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游者恒數百人久之卒 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 甲午太白晝見 甲辰以江北水災截漕振之 是

月以南京吏部尙書陳有年爲吏部尙書初有年爲南
右都御史與南吏部尙書溫純共典京察未幾召純入
爲工部尙書以有年代之至是以孫鑰謝事遂改北部
有年旣任日止宿公署中見賓則于待漏所引用僚屬
極一時選 九月工部尙書溫純以父老乞養歸以工
部侍郎衷貞吉陞任代之 朝鮮王李昞以三都旣復
疆域再造上表謝恩然是時倭猶據釜山而石星一意
主款兵部主事曾偉芳言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
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白捲去重來則
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

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
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
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上以爲然因敕諭
如偉芳言改撰李松謝恩蓋沈惟敬趣之也明是秋

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以爭三王竝封語侵

王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與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附
之錫爵不便也初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及用
賢以劾張居正奪情得罪之彥懼及已乃深結居正得
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于其弟下曰婢
子也以激用賢用賢遂反其幣絕之至是用賢女已嫁

之彥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許用賢論財逐壻茂法
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尙書羅萬化以之彥
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
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
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
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
御史李世達侍郎李禎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詔遂爲所
攻御史吳宏濟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安希范輩皆
坐論救褫職而世達亦尋罷 冬十月丙申停刑 庚
子振湖廣水災並免稅糧 是月左都御史李世達致

仕先是世達以訟趙南星忤旨及是又以趙用賢絕婚
力白其無罪爲楊應宿鄭材所詆遂連章乞休去時以
考察一獄諸賢既斥朝署一空行人無錫高攀龍上疏
曰近見朝亡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
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
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
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
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
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

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
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
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
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
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
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
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
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
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
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

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
母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
宿讒詔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
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上不許鑄應宿二秩謫攀龍
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宏濟等論救并獲譴 十一月

己巳召見王錫爵于煖閣是日皇太后生辰上御門受
賀畢乃召錫爵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上
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
十三尙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

者上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上心益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而上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上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議始定是月河南浙江水旱災蠲振有差 改刑部尚書孫丕揚爲左都御史以吏部侍郎趙煥爲刑部尚書 十

二月

是年十一月有閏

丙辰命蒯適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

召宋應昌李如松還先是養謙力主撤兵因復申封貢之請下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

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褻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遂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薊遼

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不從庚午
振山東饑高攀龍之被謫也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
主事孫繼有復上疏論救竝劾王錫爵一召疏曰輔臣
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宏濟之黜一
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
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以申救而斥孟
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鑰又相繼罷去矣怒
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宏
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宏濟則罰鄭材傾陷
善類而黜罰不加其舛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

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荅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
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
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誤國家大計哉與一召
疏竝上上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
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
未幾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復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
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
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
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鑠之清修公正
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竝朝廷儀表鑠

世達先後去國頑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閹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朱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誘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彌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宏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

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宏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
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
亦光矣疏入上怒斥爲民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一召繼
有及希范上益怒竝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
美俸一年錫爵力救得免逮諸人遂廢于家攷異一召
等論救在
吳宏濟之後而證之錫爵論救疏謂當歲除燕喜之時
發此異常迅急之怒是此三人疏入竝在十二月今系
之是月之末是歲河南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時上以甯夏朝鮮用兵謂開礦則賊亦可化爲兵且在
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然持之未發也攷異此據大事
記爲二十四年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爲尤甚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痍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振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紬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置方畧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羣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惟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際趨承爲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器訟者不能禁止流亾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則互相隱匿或故意徇縱以求免地方失事之咎而各撫按官亦

止知請振請獨不能汰一苛吏革一弊法如此上下相蒙釀成盜賊之患朕甚憂之自今當以安民弭盜爲有司之黜陟如有仍前欺隱及玩視詔令者其重治不宥

二月癸丑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已十三歲矣上手諭輔臣令議出閣講學禮儀免御門慶賀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大學士王錫爵言皇長子出閣輔臣每日一人侍班此雖隆慶年新例但今天顏尚不得時親而于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請自初講二日以後間十日輪侍從之錫爵又請上時御講筵俾皇長子日隨殿父之後聖範益親啟沃自效矣不報

甲子遣使振河南饑先是河南大雨五穀不升給事

中楊東明繪飢民圖以進巡按御史陳登雲進飢民所

食雁糞上見之惻然傳諭閣臣至是從部議蠲本年田

租并發銀八萬兩令光祿寺丞鍾化民兼河南道御史

前往振濟其山東江北災傷重處分振停徵有差

攷異進雁

糞事見明史五行志又詳陳登雲傳今摺增

是月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初竝封命下憲成以與王錫爵辨論議遂寢孫繼趙南

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自員外遷郎中所推舉率

與執政抵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王

家屏而家屏以爭國本去上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

尚書孫寵左都御史孫丕揚皆非故事嚴旨譙讓遂削籍憲成既廢家居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憲成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爲東林黨議之始給事中盧明誨疏救憲成貶秩兵科給事中遂中立上言憲成往以直言獲

譴陛下起而用之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咨嗟咸謂
憲成以直被黜陛下有不容直之名何以勸任事之心
乎夫銓臣邇來相繼屏去司官之空署削籍者至再至
三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不能一日爲冢宰
非如徐一楨謝廷采劉希孟也者不能一日爲選郎臧
否混淆舉錯倒置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
於此臣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爲國家惜人才
惜政體也疏入奉殿旨切責貶陝西按察司知事 三
月癸卯詔修國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陳于陛故大學
士以勤子也少從父習國家故實及爲史官益究經世

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宋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采擇者無慮數百種若不及時網羅歲月既久卷帙散軼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纂以成萬世不朽盛事從之乃敕大學士王錫爵張位及于陞等爲總裁官尙書羅萬化侍郎盛訥等副之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五月辛卯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陳于陞南京吏部尙書沈一貫並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以首輔王錫爵將謝政也 庚子王錫爵

致仕錫爵以阿竝封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
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
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累疏引疾乞休上不欲其去爲
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入乃允之命改吏部
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賜道里費乘傳遣行人護歸

六月己酉大雷雨西華門樓火災敕羣臣修省 秋七

月壬辰雷擊祈穀壇東天門左吻 丙申河套部長布

色圖卽卜失蒐見前寇延綏先是延綏巡撫李春光言套部納

款已久自明安被僂事見十年而寇恨深西夏黨逆而貢

市絕

事見二十年

延鎮連年多事今東西各部皆乞款而布

色圖挾私叵測邊長兵寡宜察敵情審時勢彼入犯則血戰偶有小失應寬吏議上命傳飭各邊謹備之至是寇入延綏不克分兵犯固原游擊史見戰死總兵麻貴禦之留內地閱月是月吏部尚書陳有年罷初上以王錫爵將去命廷推閣臣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及文選郎顧憲成因奉詔無拘資格遂列故吏部尚書孫鐘等六人及故輔臣王家屏上而上以舊制吏部尚書左都御史不入廷推自昔年陸光祖欲自爲內閣地乃倡爲不拘資格之議于是憲成被謫有年與參魯等論

救皆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
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
不可爲法上喜降旨再譙責而論救憲成之員外郎黃
縉等坐貶謫有年乃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
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卽是年
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宏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
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尙書居首是
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格自出聖
諭臣等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上得疏以其詞直溫旨
慰蒼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上猶慰留資食物羊酒

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
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家居越四年卒贈太子太傅謚
恭介 八月癸亥布色圖深入固原轉掠至下馬關總
兵麻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敗之斬首二百三十有
奇獲畜產萬五千上爲告庶宣捷進貴都督同知予世
蔭致異明史系下馬關之捷于七月犯延綏之下史稱
則但書犯固原系之八月癸亥證之鞬鞞及麻貴傳
犯延綏在前犯固原在後所謂留內地閱月者蓋
以七月入寇八月始退今仍據史稿月日書之 是
月改左都御史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改工部尙書衷貞
吉爲左都御史以工部侍郎沈節甫署本部尙書丕揚
長吏部挺勁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貴請謁

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

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此一大變矣

三編實大選急選

之法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凡改授改降下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籤以竹爲之傳爲常熟顧

大部作 九月己丑朝鮮國王李昞請許倭封貢初

昞進方物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昞使金晬等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乞特敕亟止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爲言而顧養謙已定講貢議請封關白爲日本王上猶未決至是昞亦以許貢保國爲請上乃切責羣臣追怒前主議撓封貢者以御史郭實倡首斥爲民竝敕石星盡錄異議者名

將六譴責內閣趙志臯等力解乃已。是月禮部尙書

羅萬化罷初吏部缺尙書王錫爵欲用萬化顧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預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尋亦報罷至是萬化以錫爵去遂致仕

冬十月己未以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討楊應龍初應龍從征倭已啟行而封貢議定遂報罷會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應龍勘結應龍抗不復出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分道進勦軍至婁山關屯白石口應龍陽令其黨穆炤等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未幾

繼光論罷御史薛繼茂旋主撫而應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至是執告變之把目何恩詣綦江縣遂反事聞乃以玠總兩省軍務兵部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充軍前贊畫討之 丁卯詔倭使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議二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旣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命以聞上復諭之于左闕語加周復封議遂定 庚午秦甯部綽哈卽炒花見前犯遼東初綽哈以其兄博斯呼之怨與博斯呼子巴圖魯卽把兔兒見前數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擾邊至是總兵官董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

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魯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水渡河疾馳四百里抵寇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巴圖魯旋死詣部悉遠遁十一月癸巳皇太后生辰受賀畢復召見閣臣于煖閣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僉事李宗城指揮楊方亨充正副使封倭酋平秀吉爲日本王令偕沈惟敬往是月鄭世子載堉奏請宗室子弟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毋論中外職視才器使從之禮臣議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尙書李廷機

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詔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及異事見明史諸王傳特書二十三年正月三編亦摺增今從之

總督邢玠至蜀察

永甯西陽等土司皆楊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謂來者當待以不死不則國家懸萬金購爾頭若早爲計吾不爾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應龍出得贖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爲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

政異見明史土

司傳大事記紀事本末俱書于是年正月三編統書于二十五年目中亦分年月書之最爲詳析今月日皆據之

三月乙未賜朱之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

四月楊應龍得檄不至請遣使就勅邢玠乃調成都知府王士琦代史記勲守重慶令奉檄詣綦江趣應龍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脯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然不敢自來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敬布腹心綦江令具白于士琦時應龍在松坎士琦乃率單騎往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敕羣臣修省是月王士琦至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士琦因爲之請邢玠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之應龍囚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

苗等十二人案驗遂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
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
等梟斬重慶市是時倭氛未靖兵部欲緩應龍專事東
方上亦以應龍有積勞許之加玠右都御史還朝以士
琦爲川東兵備使彈治之然應龍益怙終不悛以蕭

大亨爲刑部尙書代趙煥也煥以四月致仕去以南京

戶部尙書李戴爲工部尙書戴未幾以憂去 秋九月

戊寅青海部長永什卜

舊作永邵卜

寇甘肅永什卜者順義

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
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

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爲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將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以重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權勁騎直入南州屬番偵告總督三邊李文燾西甯參將達雲遊擊白澤設兵要害令番人遠出口外潛扼其背而雲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卽前殺李魁之巴圖爾哈者也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雲旣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甯西甯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

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十餘戶皆復其業尋進

雲總兵官鎮甘肅

及異李汶明史韃靼傳汶作敗三編前後皆作李汶茲見二十六年是冬

下 乙酉詔以建文朝事增國史太祖本紀末復其年

號先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元言建
文年號不宜革除見值卷修國史當更正洪武三十二
年至三十五年年號以復建文元二三四四年之舊禮
部議從之故有是命 是月淮水溢浸泗州祖陵總河
楊一魁請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
壅由于河身日高河高由于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
下流日減清河之口淮無黃遏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

陵永保無虞議者以江北比歲災稔民力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淮分黃疏濬海口等處工程命河臣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酌議動支事完分別勸懲報可 是秋御史趙文炳劾考功郎蔣時馨考察受賄狀先是吏部尙書孫丕揚掌外察時馨佐之黜浙江參政丁此呂而此呂故與右都御史沈思孝善時馨疑文炳之劾思孝嫉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上惡時馨坐罷官于是丕揚與思孝各疏辨求去思孝謂此呂

建言有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受賊有狀豈得以建
言輕恕因上此呂訪單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
定賢否者也上慰留丕揚逮此呂詰讓思孝自是不揚
思孝遂有隙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二人蓋亦各有所
左右云致異是年考察當在春間而文炳之劾時馨在後明史諸人傳中但書二十三年事惟通紀系文炳劾時馨于八月今據之統系之于是年之秋冬十一月辛未湖廣災巡

按御史徐兆魁以救災四事上請一議改折一議緩徵

一議蠲免一議振濟戶部議緩徵徒貽小民他日之累

不若勘被災之輕重分別蠲振詔如部議致異三編系

錄告饑之月日也本紀十二月辛丑大學士趙志臯
據下詔月日今從之

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不報 是冬
兵部考選軍政上謂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
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
文梓雜職鑄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
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
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鑄三秩而五城御史夏
之臣朱鳳翔徐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
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
家刑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類下
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上意

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
奏請而上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爲罪旋移怒兩京科
道以爲緘默命掌印者盡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
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
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
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
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
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
志臯陳于陞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尙書石星請罷職
以寬諸臣皆不納

攷異據明史馬經綸孫丕揚傳特書
于是年之冬而盡削三十餘人籍明

史稿系之明年正月丁丑蓋諸人或鑄秩或調外輕者
奪俸而已自陳于陞抗疏申救乃盡降諸人雜職悉調
邊方又自孫丕揚再疏乞宥乃盡削
籍爲民今悉据馬經綸傳而分書之

明通鑑卷七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一

起柔兆涖灘盡著
雍掩茂凡三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二十四年春正月丁丑削兩京科道官耿隨龍等
三十四人籍先是上怒兵部遂及兩京科道或鐫秩或
調外重者謫邊輕者停俸而已及大學士陳于陞復特
疏申救上怒命降諸人襍職悉調邊方尙書孫丕揚等
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上益怒乃盡奪職爲民御史馬
經綸憤極抗疏曰陛下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

已乃蔓及他給事又波及他御史去者不明應得之罪
留者不明姑恕之由夫以不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
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也言官今日箝口不言有
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不能援故典排闥以爭陷
陛下於不敬天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不能開至誠牽
裾以爭陷陛下於不敬祖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
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
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
得之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
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怒蓄變言官俱慮之而不能批

鱗諫止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負此大罪
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
箱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疏入上大怒貶三秩經
綸既獲譴工部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
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
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
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
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
上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熙春遂引
疾去是日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

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林

培疏陳時政上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旣歸杜門却掃凡

十年卒

致異軍政之獄發于去年之冬据明史馬經綸傳其時僅取謫停俸而已是年正月丁丑削籍

見明史稿

本紀据實錄也惟史稿言科道官三十三人

其在

前駁謫者兵科給事中吳文粹劉仕瞻御史區大

倫俞价

強思給事中張同德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

涂喬

還時偕行揚述中共十一人又後罷馮從吾薛繼

茂王慎

德妖三讓四人合之十九人共三十四人皆兩

京科道

而部曹不預焉至馬經綸之始取謫繼除名則

因三十四

人之削籍而諫又不在以前除名之列惟陳

氏通紀

作三十四人與明

史馬經綸傳合今從之

復謀犯邊總督李汝延綏總兵麻貴勒兵萬五千人分

三道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

高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
平山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
里寇莫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千五
百時順義王勸布色圖納款不從遂及于敗 三月丙

子戌刻坤甯宮災延及乾清宮一時俱燼救羣臣修省

壬辰下詔自責

致異明史本紀五行志皆作乙亥三編目云三月八日也是月戊辰朔而明書

綸煥志火災兩詔一云三月初九日夜一云三月初九日戌時則火災應在丙子故通紀書云三月丙子與詔書初九日合今從之壬辰据綸煥志云三月二十五日推之正與本紀合

是月浩爾齊復

犯洮河時特設臨洮總兵官劉挺任之遣參將周國柱
等擊之莽拉川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襍畜二萬上

爲告郊廟宣捷進擬等秩 夏四月己亥朝鮮正使李
宗城自倭奔還王京是時沈惟敬至釜山私奉平秀吉
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宗城以貪淫爲倭守臣
所逐棄璽書夜遁事聞詔逮宗城下獄 五月戊辰河
套部復西犯甘肅總兵官楊濬等大破之 庚午復議
封倭時石星力主款上惑之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
察視情實御史曹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楊方
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與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爲
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愎自用趙
志臯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

是時上因遣使不得要領罷之卽以方亨爲正使惟敬

副之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上大怒疑前

之被譴諸臣

事見二十二年

暗囑關節詔逮學程下錦衣衛嚴

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蕭大亨請宥不許命

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寃志舉

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省自是救者不絕且言

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上卒不聽數遇赦亦不原其

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

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自是長繫者十年

六月庚戌福建福興漳泉四府饑蠲振有差 是月

以工部侍郎徐作署本部尙書代李戴也 秋七月丁

卯吏部尙書孫丕揚言數月以來廷推擱矣行取停矣
年例廢矣諸臣中或以功高優叙或以資深量遷或服
闋而除補或覆題而註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擯棄之
列者乞體因政設官之意念國步多事之時將近日推
補官員章疏簡發間有注擬未當亦乞明示別推酌補
疏入不報是時地方官亦多缺不補御史王以時奏言
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職掌各有攸司每遇員
缺則撫按必擇近便者一人使之攝理職錢穀而攝軍
屯職兵戎而攝鹽馬夙昔未能嫻習旦夕豈能旁通顛

末未暇究心晷刻難于判發聰明少有未遍甯免乖違
才力稍有不同輒形愆謬舞文者乘此弄其機械玩法
者藉以恣其侵漁文移之往來獄訟之聽斷近者數十
里遠者數百里又遠者千有餘里道路奔走歲月牽纏
費用不支勞苦勿恤或鬻賣其妻子而事尙未完或轉
死于溝洫而寃莫可訴司道缺官廢事病民其爲害旣
如此至于郡縣守令最爲親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
赤子于其乳母使郡縣而可缺官則是赤子而可斷乳
也使守令而可使常署攝則使赤子而可終歲寄養也
蓋專官如柙墮之典守故任怨勞而不辭攝職若傳舍

之經過誰肯竭心力以從事乞行推補亦不報 丁丑

有彗星見東北方西南指

攷異明史天文志彗見西北如彈丸入翼長尺餘西

北行所記方向疑有誤字三編据實錄今從之惟三編書于是年六月蓋据始見也今仍從志中月日

戊寅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乙酉始開礦于畿內遣戶

部郎中戴紹科錦衣指揮張懋忠往以中官王虎領之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以申時行王錫爵力

持之而止至是承甯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

宮室計臣束手于是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

大工允之自是獻礦洞者踵至丙戌遣錦衣指揮楊宗

吾開礦汝南領以中官魯坤于是山東陳增永平王忠

昌黎田進山西張忠浙江曹金陝西趙墜相繼遣領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竝偕原奏官往礦胍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奸人假開採之名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下有礦胍卒役圍捕辱及婦女海內騷然羣臣屢諫不省戶部尙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常開之給事中楊應文等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兩得不償失皆不聽 楊應龍之輪贖也會

其次子可棟死于重慶應龍趣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應龍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搜修軍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是月應龍掠劫餘慶草塘二司徧及興隆都勻各衛又遣其弟兆龍引兵圍黃平僇重安司長官張喜一家又撫用苗兵皆願爲之出死力 八月開礦夏邑並青沂等處仍編富民爲礦頭費縣文登沂水蒙陰臨朐諸礦同時開採 閏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初萬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監官推算差一日越三年

恩志鄭世子上年書在二十三年

鄭世子載堉論歲差曰高皇帝革命

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斗歷改憲今以萬歷爲元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歷元正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歷校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處夜半之際則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蓋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乃進聖壽萬年歷及律歷融通二書下禮臣議如世子言時差九

明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
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
則生明在四日之夕今似未至是也其書應發欽天監
參訂測驗世子留心歷學宜賜救獎諭從之是年之閏
河南僉事邢雲路上書言今年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歷
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
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
增損之矣因言治歷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
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
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

子午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
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
或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前而朝賀大禮在
月正二日矣豈細故哉其說與鄭世子合而欽天監見
其疏甚惡之監正張應侯奏詆謂其僭妄惑世禮部尙
書范謙言愿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本非愿士之
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監官拘守成法不
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所當和衷共事不宜妬忌乞以
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議
上不報

攷異鄭世子上書于二十三年邢雲路上書于
二十四年語詳明史愿志爲西法入中國張本

今據

丁卯內閣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罷採礦不報

是月吏部尙書孫丕揚罷初上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懷去志及與沈思孝爭考察遂引疾在告乞休疏十三上皆不報是年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

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已上疏
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上得疏不直丕揚位
亦疏辯求退上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
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 九月乙未楊方亨

至日本關白

卽平秀吉

怒朝鮮王子不來謝語沈惟敬曰若

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
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且留石曼子兵于彼
候天朝處分然後撤還于是復侵朝鮮所進表文謾無
人臣禮 乙卯葬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上託疾不送
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言之上怒抵其疏于地員

外郎王就學復抗疏言送死乃人子一大事于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于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之簡冊傳示天下也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繼臯尋亦以三殿災自陳致仕去 是月河套部犯甯夏總兵官李如柏邀之于平虜橫城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是秋河決單縣之黃堠口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旣議分疏黃淮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礮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

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源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埭口之決如故 杭嘉湖大水蠲振有差 冬十月丙子停刑 乙酉始命中官張彙徵稅通州張家灣尋命中官王朝督徵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間稅使四出多兼礦務羣臣屢諫不省 是月以徐作爲右都御史仍署工部事 十二月乙亥大學士陳于陞卒于陞在閣與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見諸人遇事依違而上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陞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太息視日景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

積憂成疾卒贈少保謚文懿 是歲朝鮮國王李昞請
立其次子瑄初昞庶長瑋陷倭寇中驚憂成疾瑋亦庶
出而收集流散頗著功昞奏請立之禮部尙書范謙執
不可是年之夏復疏請謙仍執不可詔如謙議是時國
儲未建中外恫疑故謙于朝鮮易封事三疏皆力持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鮮遣使求援以倭留釜山不
去也初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
卽回和泉州然倭方責備朝鮮留兵釜山如故謝表後
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
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

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
罪惟敬竝呈石星前後手書上大怒命逮惟敬等石星
革職待勘 是月吏科給事中戴士衡疏陳天下大計
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
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
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
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
當前燕惰自佚卽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
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
自修不報 二月丙寅復議征倭丙子以前都督同知

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 三月乙巳以山東
右參政楊鎬爲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己未以兵部
侍郎邢玠爲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畧禦倭鎬未
至先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
鄉吏丁夫等免役大氏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
藏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三編發明曰命將出師必先量敵慮勝成竹在胸而
後可以刻期奏捷前此李如松等師出無功已有明
驗乃當撤兵之後復命征倭而所任者一庸懦無能
之楊鎬不量其事之能濟與否輕率前驅知彼知己

之謂何觀鎬所陳奏事皆苟且竟若助兵供餉全有恃于朝鮮者以中國而征一倭必借助于外藩之衆卽使克捷已傷國體况朝鮮兵不習戰素爲倭所輕島山一敗徒旅盡喪而茲役也以救朝鮮爲名而實則驅朝鮮之衆盡化爲沙蟲猿鶴耳失機辱國莫此爲甚至于加募江南水軍爲分路擣寇之計而卒以無成亦同歸于謀國之不臧廟堂旣無長策擇帥又非其人而欲懾威海嶠何可得耶

夏四月黃涸口復大決溢夏邑永城先是總河楊一魁分黃洩淮泗陵水患漸平惟一魁專力桃源淮泗間而

上流單縣之黃堦口以爲不必塞督漕尙書褚鈇直隸
巡按御史李春芳力爭之議者又言黃堦不塞恐下齧
歸仁爲祖陵患歸仁者潘季馴所築堤以護陵寢者也
一魁復奏辨已而果決 五月邢玠至遼倭酋行長建

樓清正布種島倭審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
貴望鴨綠江東發所轄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
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茲調薊遼宣大山陝
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俟宣
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

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致異邢玠至遼謀
用兵明史朝鮮傳

系之是年五月紀
事本末同今據之

以南京吏部尙書蔡國珍爲吏部

尙書自孫丕揚去國上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去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請之乃以是年二月召國珍于南京至是始任會三殿災有詔起廢國珍列三等
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
足錄過無可弃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註誤
非由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竝請錄用悉
報寢 六月戊寅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時火起歸極
門延至三殿及文昭武成二閣周圍廊房一時俱燼時
上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爲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

三殿以示警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不納癸未以皇極門左右兩廊被災閣臣張位等請停止國史纂修事務從之是月泰山崩倭數千艘泊金山戮朝鮮郡

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金

山邢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麻貴營惟敬執

而嚮導始絕致巽明史稿書速惟敬于七月丙辰据奏報執解月日也惟敬之逮在春間時在金山至此始執之今据明

史朝鮮傳系之六月秋七月癸巳誠諭羣臣丁酉

詔赦天下三殿之災也閣臣趙志臯在告張位等率同

列請面慰不許乃請上引咎肆赦故有是命是月楊

應龍劫掠江津縣及南川尋入台江索其警袁子升繼

城下嚮割之益統苗兵侵及貴州湖廣調原奏譬民宋
世臣父子慘慘以徇勢遂大熾庶吉士劉綱因殿災
上疏曰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灾燒宮夫道者敬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而已去歲兩宮災詔
示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
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採石運甓遠者萬
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
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
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言君不
思道陛下試自省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
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闕
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下若萬里而
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廷有不
知上天甯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
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
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閭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
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
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
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

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
斥諸臣槩不錄叙是曰積才闕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
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
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
臯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
卿臺諫面議得失兒兔碩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臯
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
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酋
聞也上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邁殿災留中不報已而
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

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謙之不置假
察典中之自來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

劉之綸與綱竝四川人

攷異據明史本傳特書二十五
年七月正在殿災之後今據增

八月丁丑倭破朝鮮閑山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

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

可揚帆而至是時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守王

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未幾清正圍南原乘夜

猝攻守將楊元道倭破南原遂犯全慶逼王京 甲申

京師地震 是月遼陽開原廣甯等衛俱震地裂涌水

三日乃止宣府薊鎮等處俱震次日復震蒲州池塘無

風生波涌溢三四尺山東濰縣昌邑樂安卽墨皆震臨
淄縣不雨濠水忽漲南北相向而鬥又夏莊大灣忽見
潮起隨聚隨開聚則丈餘開則見底樂安小清河水逆
涌流臨清磚板二閘無風起大浪效異俱見明史五行志惟山東濰縣昌邑
樂安卽墨之震五行志載三編據實錄彙系之是月下今從之邢玠聞閑山失退守

王京王京爲朝鮮入道之中東阻烏嶺忠州西則南原
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
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
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
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

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
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
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
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
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
正玠從之 九月壬辰逮故兵部尚書石星下獄與沈
惟敬俱論死 是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
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候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
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貞明反至中途爲人刺死麻貴
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官揭言倭以惟敬手書而退

青山稷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
不親解惟敬竝逮之 冬十月甲戌詔授黎惟潭爲安

南都統使安南自莫登庸篡立請封再傳至宏瀨

明史外國

附莫登庸請封制下而死其孫福海襲
宏瀨福海子也以嘉靖二十五年襲

宏瀨不能攝衆

爲黎甯臣鄭檢所逐

黎甯卽黎恂之子居清
華者見嘉靖十六年

甯死再傳

至惟潭漸強盛舉兵攻殺宏瀨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

求貢總督陳大科言莫之蹟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

正宜許其來歸遂有是命踰年惟潭復進代身金人如

黎氏故事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

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爲邊患

十一月甲午

泰甯部綽哈糾土默特寇遼東入瀋陽殺掠無算凡八日去 是月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賜玠尙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楊鎬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乙酉京師地復震 是月邢玠楊鎬等會師于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攻倭于蔚山時倭依山爲險中一江通釜山寨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

乃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遂進逼倭壘遊擊摧寨以輕騎誘倭入伏斬級四百餘獲其勇將乘勝拔兩柵倭焚死者無算遂奔島山連築三寨翌日遊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斬獲甚多倭堅壁不出方諸軍之攻山寨也鎬等議進兵方畧分四萬人爲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以自固鎬官遼東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官兵四面

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發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未幾而行長援兵大至遂不克

攷異明史本紀系攻蔚山不克于明年正月諸書及楊鎬朝鮮本傳皆在十二月而據鎬傳行長援兵之至在二十六年正月二日蓋圍攻在十二月而楊鎬之奔竄正月事今仍系之十二月爲明年鎬敗張本

二十六年春正月己丑行長兵驟至諸軍聞之大懼楊鎬不及下令策馬先奔麻貴繼之一時九將皆潰賊前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游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輜重多喪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弃一旦中外嗟恨鎬等奔趨慶州懼賊乘襲

盡撤兵還王京與邢玠詭以捷聞時諸營上軍籍士卒
死亾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贊畫主事丁
應泰聞敗詣鎬咨後計鎬出張位沈一貫手書揚揚自
得應泰憤抗疏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
竝劾位一貫扶同作奸疏入上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
臯力爲營救乃免逮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以聞攷
明史本紀書攻蔚山不克揚鎬麻貴犇王京蓋攻倭在
十二月敗奔在正月史稿書之己丑是年正月丁亥朔
己丑三日也紀事本末攻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而明史鎬傳言攻圍十日行長援兵至鎬等遂以正月
二日潰奔王京則史稿以爲己丑者是也三大征所記
月日皆交綏勝負之確期見之原奏疏中非奏報至京
師之月日尤
可攷而知也

二月邢玠益募江西水兵議海運爲持

久計于是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
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
如梅菴路貴西路縱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機行勦時倭
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茂
橋建砦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
濟餉往來如駛我師約日竝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
沒詔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三月癸卯賜趙
秉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文武羣臣具疏詣
文華門請皇長子冠婚不許去年三殿災詔陳時政閣
臣趙志臯等上十一事首定國本次罷礦稅優詔報聞

而已其時皇長子已十六歲志臯請舉冠婚禮上命禮
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至是乃率廷臣復以爲言終不
得請 夏四月癸亥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中
白所知贓私上怒所知除名遂貶黜吏部司官二十二
人因責吏科朋比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
應元及士衡俱引罪詔貶爲楫一秩與廷蘭等竝調外
士衡得蘄州判官無何詔改遠方授陝西鹽課司提舉
未赴而憂危竝議之獄起 丁卯士默特寇遼東總兵
官李如松率輕騎遠出塞搗其巢遇伏力戰死初如松
弃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上置不問會遼東

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知遇氣益奮至是遂及于難詔以其弟如梅代之 壬申京師旱敕羣

臣修省時禱雨于黑龍潭加封黑龍潭龍王廣號勒碑

紀之

茂異加黑龍潭龍王廣號三編據實錄增入目中今從之

是月吏部尙書蔡

國珍罷國珍爲御史況上進所劾上察其誣不問國珍

遂稱疾累疏乞休先是孫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

同已者爲助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

不爲位用位銜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以諸郎貶黜引

咎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魏爲吏部與內閣相比得

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身不見

容故自纏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時咸議
閣臣忤而惜纏等用未竟也國珍風力不及孫鑰陳有
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贈太子
太保謚恭靖 全椒知縣樊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
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
歸過貴妃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
貴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
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昏諸典次第舉行使
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
窮哉疏入上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閣

臣趙志舉等力救言自上卽位未嘗殺諫臣上乃焚其

疏忽而不發未幾以戴士衡故復得罪

致異諸書所記戴士衡樊玉衡

上書皆以憂危竝議一事牽連竝書而致其前後玉衡上疏在兩月見明史本傳憂危竝議起于五月則正呂坤進憂危疏之後士衡劾坤有疑爲張位主使者故坤及位之罷皆在六月今分書之

五月刑

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畧曰自古幸亂之民有四

一無聊之民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二無行之民玩

法輕生淫掠是圖三邪說之民白蓮結社所在成聚四

不軌之民乘釁蹈機惟冀有變陛下約己愛人則四民

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蒼生貧困矣臣久爲外

吏見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

國家財用耗竭矣壽宮費幾百萬織造費幾百萬甯夏
變黃河潰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非雨菽湧金安能
爲計今國家防禦疏畧矣三大營馬牛羸做人半老弱
九邊兵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兵皮骨僅存折衝奚
賴設有千騎橫行必選民兵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
人心者國家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
陛下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
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惟陛下密行臣言則人心悅天
心回矣疏入不報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
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

鄭承恩重刊之會坤上憂危疏給事中戴士衡遂劾坤
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奏辨皆不報而是
時有妾人爲閹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畧言坤撰閹
範獨取漢明德馬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
妃也又言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
自可見又誣坤與承恩及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
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給事中
劉道亨文選郎白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承恩
大懼會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而士衡之劾
坤繼之承恩遂疑其書出二衡手奏聞上震怒貴妃復

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士衡竝玉衡俱下詔獄拷訊比
明謫士衡戍藤州玉衡雷州時坤已稱疾乞休上以妖
書所言絕狂誕將以害坤故歸罪于士衡等而置坤不
問 六月丁巳楊鎬罷職聽勘 戊午命中官李敬探
珠廣東 丙寅張位罷初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
請付以朝鮮經畧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上皆從之
及蔚山之敗丁應泰劾其拔擢由賄位得之位皇恐奏
辯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
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上怒曰鎬由
卿密搆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辱國損威猶

云無愧遂落職閒住會妖書獄起給事中劉道亨劾士衡之疏張位竇使之上以呂坤旣罷置不問未幾御史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竝斥乃奪楚先作官出應秋于外廷蘭建崑謫邊方侍郎裴應章等再論赦上不悅斥位爲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 丙子命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畧朝鮮代楊鎬也 是月以田樂爲兵部尙書代石星也星以去年二月革任至是始以樂代之禮部尙

書范謙以去年十月卒至是始以侍郎余繼登署代

起前工部尚書李戴爲吏部尚書時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上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舉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籤法部權日輕戴視事僅守新令幸無罪而已 秋七月丙戌遣

中官魯保鬻兩淮沒官餘鹽鴻臚寺主簿田應壁請之也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旣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覈沒官鹽而存積非沒

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蠶起董璉吳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于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歛商困引壅戶部尙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同時千戶朱仁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復遣中官李道督湖口長江稅均

許節制有司科臣趙完壁郝敬等交章諫不省

攷異

淮餘鹽事見明史食貨志三編開礦日中据實錄增李道督湖口稅于七月並云俱得節制有司明史紀事本

未同今

庚寅平秀吉死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偵得之

奏報秀吉死于七月九日各倭俱有歸志是時朝鮮王

李昞請回乾斷崇廟鎮撫以畢征討上許之趣諸將進

兵 八月丁丑夜京師地震有聲

攷異明史本紀五行志同三編据實錄增

夜三更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田租

是月東征將

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約行長爲好會翌日行

長至司旗鼓者遽傳礮行長覺有異騰躍上馬奪路而

去我兵進攻城斬首九十二陳璘以舟師協堵擊毀倭

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縱不利退璘亦弃舟走

麻貴至蔚山頗有斬獲倭僞退誘之貴入空壘伏兵起

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連燬二寨倭退保泗

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没于陣前逼新寨寨三

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

固城爲左右翼官兵四面攻之不拔

及吳劉縱麻貴分道擊倭明史本紀

系之十月董一元敗績之上證之諸書及明史朝鮮傳皆九月事蓋先攻後敗也今仍據傳分書之

中

官陳增奉使徵山東礦稅甫至

卽二十年事卽劾福山知縣

韋國賢逮問削職守令多屈節如屬吏而益都知縣吳

宗堯獨與之抗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宗堯惡其奸

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
子登懼搆于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
三日捕繫五百人于是宗堯乃盡發增不法事上得疏
意動持不下曾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增罪請撤還上責
增令檢下而見捷同官郝敬復請治增罪上不悅責宗
堯狂逞要名已而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虐民二十罪
上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
且令守訓誣訐之詔逮問使至民大譁欲殺增宗堯力
解乃行既至下詔獄拷訊繫經年沈一貫揭救乃釋爲
民

致異事見明史宗堯本傳特書于
二十六年九月三編同今据增

冬十月乙卯董

一元攻倭于新寨敗績時一元遣將環攻用火器擊碎寨門兵競前拔柵忽營中火藥崩烟焰漲天倭乘勢衝擊會固城倭亦至我兵大潰奔還晉州徐觀瀾以敗聞詔斬游擊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戴罪立功會平秀吉死問至諸軍乃稍稍復振是月閣臣趙志臯以養病請許之志臯自爲首輔數爲言官論劾而給事中劉道亨誅之尤力志臯言昔日之閣臣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之閣臣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力詔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

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臯志臯求罷上多譴
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至是星論死張
位亦以楊鎬故罷官上雖不譴及志臯而志臯已病不
能視事自是在告者四年 詔下雲南大理採石 十
一月戊戌倭奔蔚山遁時行長清正以關白死皆懷去
志清正發舟先走陳璘提督水軍副將鄧子龍游擊馬
文煥等皆屬焉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
會賊將遁璘亟遣子龍偕朝鮮將李舜臣邀之子龍素
慷慨所在立戰功至是年踰七十意氣彌厲駕三巨艦
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攜壯士三百人躍人朝鮮舟直

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遂與舜臣俱戰沒會副將陳蠶季金等軍至夾擊而倭無鬥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其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璘以舟師會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曼子引舟師來接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其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挑之不出

政異李舜臣諸書皆作李舜今據明史本傳

十二月倭復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不敢進陳璘夜潛入圍其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憑高以拒將士殊死攻之賊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自倭亂朝

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
算直至闕白死禍始息萬世德代楊鈞經畧軍務畏倭
不敢前比聞倭退始會同邢玠以捷聞時論薄之 是
月以河道都御史楊一魁爲刑部尙書起前尙書溫純
爲左都御史二人皆以五月召至是始任事 是冬總
督三邊李汶襲河套寇于松山大破之寇遠遁時珠圖
爾已東歸卽著力
薨見前而套寇浩爾齊巴什圖等頻年抄掠
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是年
寇西甯參將趙希雲等陣沒松山在河西爲羌番襟要
地垂二千里至是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

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以蔽莊涼蘭靖爲內地而盡撤舊戍汶督陝凡四考進秩至少師其松山奏捷疏言兵動萬餘師勞旬日收幅員千餘里之封疆剪腹心

數百年之巨害葉向高誌汶大小百餘戰斬馘萬九千

有奇降萬二千有奇遂空松幕云

攷異三編系之是年十一月下据明史傳

中在是冬今從之並据三編記其奏捷疏及葉向高所誌沒戰功惟明史韃靼傳汶亦作汶三編据實錄當不誤也 以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初潘季馴議開

黃河上流循商邱虞城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卽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

邳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開泲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稅使之四出也有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襍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饑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復具疏請上大怒傳旨鑄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吳定疏救上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鑄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旣而上思好禮言

下其疏命殿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稍除
好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啟中贈太常
卿攷異此据明史好禮本傳傳
持書于二十六年冬今据增